

在我们村,老少爷们遇到头疼脑热,包括患上疑难杂症,会首先去找村医。

我们村的村医,曾是“赤脚医生”,今年刚过60岁,我虽然当过他的高中老师,可论辈分我得叫他爷爷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国家为解农村医疗卫生之急,各村配备未经正规医疗训练但掌握一定医疗技术、本地农业户口、“半农半医”的农村医疗人员,有个接地气的名字叫“赤脚医生”。

1975年,我高中毕业回乡教书时,还买了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,也自学了一点皮毛的医学知识。

去年清明节,我回村祭祖。正巧村医在参与村里的疫情防控工作,他告诉我:“我现在负责附近的四个村庄的防疫,还挺忙活!”言谈中透出辛苦的成就感。我笑着说:“疫情防控,你也有功呀!”

说实话,“赤脚医生”并不好当,老百姓头疼脑热什么病都得懂一点,无论刮风下雨,三更半夜,得随叫随到,绝不能延误。即使大年三十,一家人正关门吃饺子,若有人生病,也要放下饭碗出诊。村民们朴实醇厚,与村医关系处得亲近,村医像“保护神”,用心呵护着我们村和周边村老少爷们的健康。

我没有见过我们村的村医穿白大褂。他的衣着,和村里老少爷们没区别,与乡亲们知根知底,彼此信任。他的医疗器械也很简单,似乎只有一个印有红“十”字图案的药箱,里面有听诊器、温度表、铝皮盒装着的针管、针头和部分应急的药品等。每一次出诊,他都背着这几样家什。我记得小时候好像人们都不怎么看病,感冒发烧了,喝碗姜汤,挺挺也就好了,也可能是怕那明晃晃的针头吧。

记得有一次我娘发高烧,实在挺不过去,我急忙请来了村医。他量体温、听诊,叮嘱我找来暖水瓶,把针头和针管放到干净的饭碗里,用开水烫泡几分钟,算是消毒了。接着,掀开药箱盖,取出两支“氨基比林”,啪,啪敲开,吸进针管,很快就打上针了。

我娘晚年曾一度体弱多病。我也带着她看过几个大医院,可娘内心深处,还是最信赖村医。记得在县医院住院时得了“蛇缠腰”(带状疱疹),因免疫力下降,治疗效果不理想。娘要求村医来治,正规医院不敢用土医生、土方子。最后,我们尊重娘的选择,做通医院工作,请村医专程跑了一趟。说来

村医

□厉彦林

神奇,还真的很快好了,娘高兴地说:“院士和村医看病,最管用。”

我们那个小村人少地薄,民风纯朴,生活宁静。村里人连大声说话都觉得突兀,在外工作久了,回村说话更不能变腔改调,否则,会被戳脊梁骨。

父母离世后,我依然喜欢回老家走走、看看,每年清明和腊月底,也会争取回老家祭祖。望着自家宅院、菜园和熟悉的树木庄稼……心里既坦然又茫然,既踏实又飘忽无依。我对乡村和农民命运的担忧,是不是就是流行的思乡病?

村里没有诊室,村医的家就是。他家那四间屋,既是一家人的安乐窝,又是他给人看病、治病、抚慰心灵的场所,大门经常“吱呦”“吱呦”地响。

那天,他放下肩头的药箱,我们聊了一会儿。他说:“最近疫情防控又紧了。村医是个良心差,我干了一辈子。我知道这差事的分量,人命关天,不敢马虎,也不会马虎!”“通过帮村里宣传疫情防控知识,配合消毒和检测,又长了不少见识”“平常无论谁的电话、什么时间打电话,都得赶快接,不敢耽误。”

我们村百来户人家,村子小,彼此都熟悉。病人不少,“穷”是病根。他高兴地告诉我:“自从有了医保政策,医药费国家扛了大头,乡亲们也重视健康了,看病不像过去那么‘抠’了,该住院都去住院了。重农活少了,得病的人也少了,但好像有心病的人多了。”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。

有位慈眉善目的老中医曾告诉我:“任何药物,如果没有‘爱’作‘引子’,都不可能有效。医病容易,医心难呀。”

村医又说:“身上的病都有药可治。心病是百病源,心上的病看不透,不好治!”

我们又聊到他上高中时的事,问他:“你说鲁迅当年为什么弃医从文?是不是想去治这种病?”

他笑着说:“哈哈,这么深的问题,我说不明白,这得听老师你的!”

我说:“人心是肉长的,柔软,热乎,烫人。甭愁,一把钥匙开一把锁,重在调养。”

各家责任田和菜园里的庄稼、茶叶、中草药和蔬菜被雪覆盖了,偶尔能透出绿色,虽说少了病虫害,但却是一场考验。清晨,悠长的鸡鸣声、浑厚的狗叫声和发动汽车的轰鸣声打破了村子的寂静和我的梦,农家地道的饭菜香,又浸润温暖着我的心房……

大家V微语

记日记有什么好处

□罗振宇

●最近我看到有人劝别人写日记。为啥呢?他说有三个原因,三个好处。

●第一,是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份记录。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不可靠的。过去发生了什么,大脑经常欺骗自己的,而有了日记呢,就会拥有真实的自我审视的机会,这好理解了。

●第二个好处呢?是我们每天好像都在思考点什么,但是你发现没有,如果不写下来,这些思考只能算是思绪,飘来荡去,非常容易丢失。而写的过程,其实是探索自己到底是咋想的过程。

●但是更重要的,他说,是第三个好处。长期记日记的人,会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件事,就是自己对未来的判断到底有多靠谱。今天的兴奋,第二天就可能转为沮丧。今年看好的事,明年看起来很可能就只是个笑话。

●现在崇拜的人,一旦持续观察,很容易露出马脚。所以你看,一个记日记的人,更容易学会不高估自己的判断力啊。

好树如诗

□王剑冰



云蒸霞蔚的浮来山,有一棵大树。它托高了浮来山的天际线,冠荫近千平方米,人称四千岁“银杏之祖”。

我的目光从日光初照的时刻开始,远远望见那片金黄的绚烂,如十万旌旗迎风。

等到站立其下,又感觉它像是昂首的鲲鹏!

你看它硕大无朋的翅膀,在快乐的晨阳下闪亮地舞动。它立于浮来三峰之间,根系深扎灰岩之地,一直伸向崖下的清泉峡与卧龙泉。凸露的根脉,虎踞龙盘,定力无限。

数万年前,海浪退却,山脉隆起。再后来,距今最近的一次冰期结束,大地回暖,新的生命随之诞生。仿佛身负历史使命的老银杏,人们称它是冰川时代留下的树种。因而,要以东方第一缕晨曦映照它,要以大海的波浪推涌它,要以钟鼓之声烘托它,还要以雄浑的史诗与思想陪伴它。

仰望这棵老银杏,它是沂蒙的映衬,是日照的地标。鸟儿们飞过蓝天,到这里会猛然惊讶,或停留,或绕过,或再努力一把,让翅膀越过它的辽阔。

伴随着金黄色的钟声,落叶像鸟儿一般纷飞。落下的一地,仿佛鲲鹏巨大羽翅的倒影。

许是气息相通,以《文心雕龙》名世的刘勰将住所安在近旁。刘勰在树下读书,在树下徜徉。他吸收了树的精髓,树也带有了他的气息。

老银杏树,只能看清楚下面一柱躯干,上面已分不出哪些是干哪些是枝。那些枝干互绕,横出旁逸,交错纵横,完全一座层峦叠嶂的奇峰。风吹过来,树浪推涌,叶片翻飞,其声萧萧,不禁让人想起那波涛起伏的大海。

老银杏树飘散的种子,落得哪里都是。在上面的庭院里,便有一棵自唐代长起,已经气势非凡。还有一些,在它的怀里长出,成为它的亲密的依偎。

仰头望着老银杏树的时候,甚至会生出某种错觉,似乎它已不是一棵树,而老成了一座仍在生长的文物。

老银杏树,不光是树的老祖,也是生命的启示。从一粒种子开始,它时能听见自己体内崩裂的脆响。它怀着热情与自信,不断生发出葱绿的叶片。它活的是身体,长的是精神。没有所求,没有所取,风雨雷电,春华秋实。何时掉一枝就掉一枝,劈一块就劈一块,该长还长,该蔓还蔓,展现着无穷的力量,蓬勃的生机。

一股云气浮来,氤氲在老银杏的四周,远看,似是从它的身上腾起。

现在,走来一群孩子,有序地站在树下,高声朗诵:岁有其物,物有其容;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……这是从小就受到大树与文心熏陶的孩子。

钟声再次响起。金黄的叶片还在慢镜头一般地落着,像雨,也像羽,每一片都带着安详的光芒。地上的叶子越来越多,风吹过,翻涌着发出海浪一般的声响。

老银杏树,它还会存在多久?没有人知道,或许会到老到天荒。在它的不远处,有一堆老藤,老藤将一棵树缠住,又将另一棵树缠住,却没能缠住老银杏树,只是以自己的腾挪翻卷,衬托着它,仰视着它。

片片下落的叶子,闪亮在一级级下山的台阶上。

再次回首,望向那蓬辉煌,我不能将它看完全。它那豪放如鹏的格局,像一首大气磅礴的诗篇,吟唱在我的心间。

谈天说地

从水果到果脯

□乔叶

有一个忘年交的老姐姐,每年我们都会找机会聚上一两次。其实她比我大二十来岁,我该叫阿姨的。可是自从认识她,就自然而然地叫她姐姐了。虽然已经六十多岁,可她的眼神依然清亮,体态依然轻盈,笑起来依然还有小女生的天真明亮,我实在不能把她叫阿姨。

聚的由头通常是果脯。她很会做果脯。苹果、桃、梨、杏、李子、山楂、菠萝、樱桃,甚至圣女果,只要稍微合适的时令水果,什么被她逮到她就做什么,也都能做得成。切片、晒干、腌渍、浸泡、熬煮……一道道工序琐琐碎碎,光听着就让我懵,她却不急不躁,一派平心静气。岂止是不厌其烦,简直是乐在其中。

说起做果脯的缘由,她指指先生:“还不是因为他嘴馋。年轻时候,家里又穷,果脯又贵。我就摸索着学做,居然学成了。”

“大哥您可真有口福。”

“唉,早就叫她不要做了,现在又不缺那几个钱,哪里买不着这些个呀。她不听,非得做,我还得承人家这份情。”先生的神情既无奈又惬意。

“外边买的能有我做得好?再说了,谁叫你当初逼着我学的?”老姐姐娇嗔,“非做。想不吃也不成。就叫你承我一辈子的情。”

“真霸道。”先生摇头。

“还不是你惯的?”面对这一双打情骂俏

的老鸳鸯,我只能如此点评。眼前的他们,发微雪,背微驼,手上尽是黄褐斑点,确实已经显出了老态。

可是,他们怎么还是那么甜呢?用河南话形容,恰是“老甜老甜,老甜甜”。

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句感慨里,除了钦羨,更多一些的其实是讶异:他们怎么还能这么甜呢?都已经这么老了。人老了,爱也会老的吧?虽然爱也还在。不过,即使爱也还在,到底也已经老了啊。

忽然又想,十来年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,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。不知道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态,只能比现在更甜吧?

这甜和甜,又该怎么比呢?

——也许,就是水果和果脯的区别吧。

年轻的爱是水果,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: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……”这小苹果鲜嫩的,水分充盈——无论是什么水果,水果水果,水分总是第一位的。水果如果失去了水分呢?就会干瘪。但只要不坏,它就依然美味。它们只是换了个样子,却依然是甜的,甚至更甜。此时的它们,就是果脯。果脯,它比水果经得起挤压,不怕摔打,保质长期。营养?当然是有的。它还有着大量的果酸、矿物质和维生素。它的营养,变得更为深沉。相比于水果,果脯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再鲜亮好看,甚至还有些丑陋黯淡。可话说回来,等到活成了果脯,好看不好看还有什么重要呢。

